

幸福的船

一

不但是我，就是近地的人們也都說從沒見過像金哥兒那樣討厭的孩子。這真是亂暴，頑固得沒法可想的小孩。對於貓狗等類的動物呢，殘忍；待比自己小的男孩和女孩呢，不親切；對於遊戲儔伴呢，不正直；對於比自己大的人們呢，狡猾；所以大家都憎惡他。先生的話，不必說了；父親母親的吩咐，也一點都不聽。豈但不聽呢，還常時偏要做相反的事情。

金哥兒的行爲太亂暴了，無論那裏的小學校，都不許他進去。

父親耐不住金哥兒的亂暴，時常有將金哥兒痛打的事。像有一次，父親氣得昏了，甚

至於用了大棒將金哥兒打得幾乎氣絕。雖然如此，金哥兒不但不改好，反而愈狡猾了。最奇怪的是金哥兒無論怎樣地被父母或朋友毆打，怎樣地被窘辱，一次也沒有哭過。只有「呀呀」的聲音，一次都未曾流過淚的。

愛金哥兒的人，一個也沒有。就是貓狗，一看見金哥兒，也早竭力逃避；小孩們看見金哥兒，也立刻逃回家裏去了。並且金哥兒的性質，似乎年紀越大越壞。在金哥兒並沒有要好的朋友和喜歡的東西；無論對於甚麼人，甚麼物，金哥兒總說着惡口或不平。

近地的人們，大家齊說這小的孩子中憑附着大的惡魔。間壁寺院裏的和尙，甚至於說起教來，說這孩子承受着先祖的一切的冷心（忘了慈悲祇愛自己的心）；凡是不能敬愛神或他人的人，不但自己滅亡，還豫先造就了子孫滅亡的路。父親母親見了金哥兒都很悲哀，一想起金哥兒的將來，有時竟一小時二小時只是茫然。

這樣在被一切人們所憎，同時又憎一切人們之中，金哥兒到了十二歲了。金哥兒差不多不曾進過學校，但無論是自己家裏或朋友家裏的書，說是金哥兒沒有一冊不讀過。

的，所以就是最憎惡金哥兒的人，也說金哥兒是近地小孩中最聰明的。

恰好，這時我寄宿到金哥兒的家裏來了。在我，就是親切的好的小孩，也以爲煩雜的，像金哥兒那樣狡猾頑固的小孩，是更加大惡的了。所以，我從寄宿到金哥兒家裏來以後，就是過了兩三個月，也沒有和金哥兒講過一次的話。無非上樓下樓的時候，說句「哥兒早啊！」或者晚上說句「請安睡！」而已，此外沒有講過話。金哥兒的父親母親，雖然常說起金哥兒的亂暴，但我總把這樣淘氣的小孩不是自己的子弟的事，向宇宙的神感謝着。在淘氣了以後，金哥兒時常到我房裏來，規規矩矩地讀着書，或看着立在「牀間」(日本客室中掛畫或擺花瓶的部分——譯者)的三個古彫刻。在這當兒，我不覺和金哥兒談話起來了。

二

我的彫刻中，最好的是白大理石的可愛的天使。這是古希臘的彫刻，原是我祖父的

東西。天使像十二歲光景的男孩子的模樣，不知在什麼地方竟怪像金哥兒。他的笑顏中，有着引人的力。夜裏一照着月光，他的顏貌完全好像活的小孩，斷不覺得是人造的東西。金哥兒看了這天使的顏貌，兩三點鐘地沉思着靜止不動。天使的旁邊，有一個創造這宇宙的神，靜坐着禪的印度的古彫刻。一看見那穩靜的顏貌，幾乎令人感到宇宙實是最平靜的世界。還有一旁，有耽着冥想的基督像，這是意大利的古彫刻。

有一天，金哥兒指着這兩個神像：

「這兩個是造宇宙的神嗎？」這樣問。「呃，是的」我回答他，於是金哥兒又開口了：

「但是，兩個人都不是裝着隨便的一無所知的臉孔嗎？」

「兩個人自己造宇宙的話，是從和尙那裏才聽見的罷。」

「那末，基督所造的宇宙，和那個印度的神所造的宇宙，不是同一的嗎？」

「呃，宇宙雖只一個，造宇宙的神豈但兩個，聽說還很有許多呢。」

「很奇怪！說是神無論甚麼都能，真的嗎？」

「說是能的」

「從亞美利加來的牧師和日本的和尚與神主（日本行一切神事的人的總名譯者）之中，那種最蠢？」

「這不是哥兒所應講的話，因為誰也不會測量過這些人們的智慧。」

「但是，那些人們究竟有可量度的智慧嗎？」

我用了手把他的口掩住了。

這樣的話，時常發生，於是我和那個亂暴的金哥兒就完全成了朋友了。

三

（1）金哥兒與希臘的彫刻

金哥兒從小的時候就說頭痛頭痛，自從我寄宿在金哥兒家裏以後，這頭痛就好像一天一天地厲害起來，而且頭痛一厲害，性質也漸漸加壞了。「金哥兒的性質壞，不是甚

「麻神經痛的緣故嗎？」我好幾次地對着金哥兒的父親或母親這樣說，可是一聽到這話，兩人的臉就蒼白了。我以為這是很愛惜兒子的緣故，以後就甚麼都不說了。

但是金哥兒也可憐！頭痛的時候，我就領了金哥兒到我房裏來，盡力地看護他。金哥兒說我抱着他，頭痛就差，所以我就每夜抱着金哥兒睡了。

一天夜裏，我因了未曾聽慣的奇怪的聲音覺醒了。一看，大開的窗間，金哥兒半裸了體在月光下坐着。我看見一向不會哭過的金哥兒在那裏哭，覺得奇怪，就跳起身來：「哥兒！甚麼了？」這樣一問，金哥兒仍不出聲，把天空指着。一看，月的明光中，一隻美而小的金船，對着月上昇着。船的裏面，本來在「牀間」的天使乘了對我笑着。我覺得怪了，疑心是夢，揉了揉眼去看，仍舊好像不是夢。於是就想不使金哥兒知道，偷看「牀間」，可是天使的形影都不見了。金哥兒現了恐懼的臉色看着我：「阿哥！不看見甚麼嗎？」這樣問。「呃，不見甚麼，只有月亮。」我回答他。「呵，快到被裏來罷！受了風是不行的。」說着把金哥兒硬拉到被裏來，金哥兒那時哭着。

「哥兒，究竟甚麼了？」

「我做夢了。」

「怎樣的夢？」

「我因為不十分睡得去，看着那個天使，天使忽然動起來了。我驚了想叫起阿哥，但是天使教我不要響，和我接吻，且說：『幸福的船來迎我了，我去一去，但就來的。』說着向窗邊去了。『領了我一道去。』我這樣求他。他說：『今夜是不成功了，幾時在幸福的船裏，會有和你一道乘的時候罷。』說畢去了。我雖然在後追從，天使已乘了金的船向着月亮上昇而去……」

四

7
我覺這着是奇怪的夢。就說：「哥兒！不要哭了！甚麼金的幸福的船，有的嗎？這全是哥兒的夢呢！」

「因為曉得是夢，所以悲了哭着呢。齷齪的臭的船，不拘多少都有，但是金的幸福的船，除在夢中不能看見。無價值的亂暴的人們，很多地生存着，但是美的天使，除在夢中不能看見。我爲此沒趣。」金哥兒說着從被裏跳出來了，臉孔沸紅，眼光可怕地閃耀着。

「阿哥，造宇宙的神真有的嗎？」

「我不曉得這種事囉。」

「阿哥曉得了許多無謂的事，不是反不曉得最要緊的事嗎？」

「在我，這不是要緊的問題囉。」

「那末，和尚或牧師說有浩宇宙的神，是虛言嗎？」

「或者是有的也不曉得。牧師和尚在這上面應當比我多知道，因為這是他們的行

業。」

「如果有神，爲甚麼把無價值的醜的惡的人造滿了一地球，金的船，美的天使，除了夢中不能看見呢？如果是甚麼都能的神，似乎不妨造再好些美些的世界呀。這樣無味的

世界，還是不造的好。」

金哥兒這樣說了，就跳到「牀間」，捉住擺在那裏的造宇宙的印度的古彫刻的神：

「喂！你爲甚麼不好好地造世界的？不給我從新造過嗎？不能夠的嗎？」

說着，金哥兒就把神從「牀間」拖了下來，過了一會，就聽見造宇宙的神從樓梯落下的聲音了。我總以爲這是夢，只是竭力想把眼張開。這當兒，金哥兒好像瘋狂的樣子，捉住了基督的彫刻：「你裝着不知，也是無用的，如果不將世界替我造過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開了窗，把彫刻拋了出去。我就聽那在下面磕破的聲響了。我一面這樣祝禱：「神呵！請不要落雷在這家裏！請不要用天火來燒這家！」一面想去捉住金哥兒，金哥兒倒在地上，發出可怕的痙攣來了。金哥兒的兩親，蒼白了臉，跑到我的房裏……。

兩三點鐘以後，早叫到的有名的精神病的醫生鎮好了金哥兒的痙攣，把金哥兒睡下了，向着兩親行種種的質問。醫生聽到金哥兒的祖父是精神病者的話，就說瘋狂的祖父這次出瘋狂的孫子。金哥兒的母親就卒倒了。父親運了母親下去。我問醫生：「沒有救

「金哥兒的方法嗎？」

五

「我是不相信奇蹟的。但是如果能夠使這孩子幸福，又如果能給與這孩子滿足，在甚麼時候，這病也不能說不會好。然這究竟是不可能的事。總之，這孩子亢奮的時候，除掉給他嗎啡或鴉片以外，沒有方法。這孩子結局因了鴉片中毒而死，否則因了腦膜炎而死。除此毫無希望罷。」

醫生說了，開了方子去了。我坐在金哥兒的旁邊。我也有個瘋狂的祖父，否定國家，忘掉家族，連自己的幸福都捨了，爲了企求人類的幸福，到終喪其生命。祖父被認爲無政府黨員，受了死刑了。裁判的時候，十個醫生之中有九個鑒定祖父是狂人，只有一個最有名的醫生，主張說不是狂人。這一個醫生的意見通過，祖父就受了死刑了。

我把眼朝着「牀間」，那大理石的彫刻，依舊在那裏像謎似地笑我。

從這以後，金哥兒可憐只說頭痛，不到外面遊耍，一味在我房裏住着。一到了夜裏，就哭吵了說：「給我乘幸福的船！」亢奮得厲害的時候說：「幸福的船來了！」常常跳到窗邊去。我也立在金哥兒的旁邊，看見我「牀間」的天使，漕着金的幸福的船向月上昇，覺得自己也就變成狂人了。但是，金哥兒每次問我「看見那隻船嗎？」的時候，我總回答他說「甚麼都不見」的。金哥兒的亢奮厲害的時候，我除給他服鴉片使他睡眠以外，沒有別法。最可怕的是幸福的船來的時候，「牀間」天使的像就不見的事。那時在船中看見天使，我以爲這是病眼的現象，曾好幾次用手去摸「牀間」天使，總是不見。但是過了一會，天使又在「牀間」現出，謎也似地在那裏笑我了。我想將這現象告訴醫生和這家裏的人，可是一想到祖父曾經瘋狂的事，就怯了氣，沒有說出來的勇氣了。

金哥兒的亢奮，一日一日地加重，鴉片的量，也不得不一日一日地加增了。這狀態如果永續下去，那末，除了像醫生所說的因藥中毒而死或因腦膜炎而死二者以外，沒有別

的路，是很明白的事了。

有一夜，金哥兒好像特別地寂寞了：

「阿哥，爲甚麼，幸福的船真沒有的嗎？」

他對着我說。我看了他的病瘦的臉，可憐得不堪。

六

「哥兒！幸福的船是有的呵。美的天使也不是夢。哥兒！每夜看見的幸福的船不是夢。我也常看見的，決不相信是夢。但是幸福的船不是誰都乘得的。不像那個天使的樣子，就不能乘幸福的船。不是好的正直的孩子，決不能乘幸福的船呵。爲甚麼呢？亂暴的不正直的狡猾的孩子，在這世界誰也都不歡喜，況且在那個美的天使所住的地方，當然沒有歡迎這樣的孩子的道理。」

「成了好孩子，我就真地能乘那個船了嗎？」

「那是的確的。」我一回答，不曉得是誰也重疊了說：「那是的確的。」我們驚了去，看出聲來的「牀間」那裏，天使微微地笑着。正在看時，天使的形像，好像消去的樣子就不見了。

開了窗，就看見月光之中金的幸福的船向着月亮上昇。

天使對我們笑着。那臉漸漸地優美了，眼裏現出從來沒有過的不思議的表情來了，性質也全變了。一向慣用亂暴的言語的金哥兒，漸漸地用起溫和的言語來，一向只管說怨言不平的，現在卻無論有甚麼厭惡的事情，也毫不說不平，毫不動怒，只是笑着過去了。頭痛的病也漸漸就愈，夜間的吵擾也完全停止了。最奇怪的是金哥兒的狀貌一切的樣子和「牀間」的天使全然像起來的事。

金哥兒的父親母親不必說了，凡是認識金哥兒的人們，見了這突然的奇怪的變化，也都只有驚異。兩三禮拜以後，那個診視過金哥兒的病的有名的醫生說：

「我不相信所謂奇蹟，但是金哥兒的這樣快好，不能不說是奇蹟了。」金哥兒聽了，

溫和地笑着，那臉貌和天使的臉貌全然一樣。我對醫生說：

「我所最怪的是金哥兒和那個希臘的天使的彫刻相像起來的事。」

醫生出了好像怪異的臉色：

「那個彫刻？」這樣問。我回答說：「那個呵。」一面指着立在「牀間」的天使的像給他看。醫生越加出了好像被狐狸精迷祟着的臉色，且注視着我，說：「甚麼都不見，」我於是走到「牀間」，取了天使的彫刻給醫生看。

「將這天使和金哥兒比較了看！不全相像嗎？」

醫生的臉蒼白了。

突然，醫生握住了我的兩手。因為太突然了的緣故，我把天使的彫刻跌下了。我和金哥兒都「呀」地驚叫，落下的天使卻沒有聲響，一瞬間，又依舊立在「牀間」，對我們笑着。我於是才知道天使的彫刻是幻覺，金哥兒和我的病是一樣的。

七

醫生測度我的脈搏，並且看着我的臉孔，問：「你的祖先之中，有患過精神病的人嗎？」我回答他說，「不，一個都沒有。」實際我沒有勇氣說祖父曾是狂人了。醫生又好一會注視着我，既而輕輕地拍着我的肩膀，和氣地說：「那末，從你起，就將開始狂人的系統罷。」我看了醫生眼中所現出的好像夾着無端的不安和好奇心的表情，就明白地覺到這醫生才真正是繼受着狂人的血的呢。

「先生家裏是沒有精神病的系統的嗎？」

這樣帶着戲謔地一問，醫生的臉突然變色，眼中現出非常恐慌的顏色了。

於是，震着唇：

「爲甚麼問起這個來？你看來是如此嗎？」

我冷靜地回答：

「那裏，不過是戲問戲問的……」

兩三日以後的夜裏，時計敲過十二時，我已朦朧地要睡着。睡在旁邊的金哥兒突然兩手攀住我的肩膊：

「阿哥，幸福的船已來接我，我就去了。但是和阿哥別開，總覺得沒趣。」金哥兒說着，將自己的臉貼住我的臉，出聲哭了。熱的淚落在我的臉上，這熱使我心裏都感到。我疑心是夢，正想把眼張開。金哥兒繼續着說：

「我想領阿哥一道去，但是幸福的船裏說是只能乘兩個人的。明日我獨自坐了幸福的船來接阿哥哩。阿哥爲甚麼幸福的船裏只好乘兩個人呢？應該造許多人可坐的大船才好……阿哥！再會！明日必定來接，哭是哭不得的呵！」

話一完，金哥兒就不見了。我以爲這是怪夢了，於是從寢牀起來。夜的寂靜之中，甚麼都沒有響聲，連金哥兒的睡息都聽不見。呼他「哥兒」也沒有回答，在寢牀中搜尋，也仍舊不見金哥兒的形影。我忽然注意到半開的窗，就起來從窗間望着無限的天空。看見月

光之中，美的金的幸福的船，向着月亮上升，金哥兒和「牀間」的天使在船內乘了，用了金的瓣把船漕着，兩個人都在那裏看了我笑。

「阿哥，明天來的，哭是不許哭的呵！」金哥兒叫着說。

「請放心！不哭的。因為我不像哥兒……」我靜靜地回答了，只管注視那船去的方向。

八

（2）企求人類的幸福的祖父的故事

次日朝晨，我的家裏大騷擾了。因為夜裏睡在我房裏的金哥兒不見，五六個警吏和診治過金哥兒的病的精神病的醫生，翻牀倒屋地尋覓金哥兒。並且把金哥兒不見的事查問了我好幾點鐘。可是無論被他們怎樣問，我總只回答說不知道。金哥兒的父親和母親，都寂然地注視着我，那眼中現出不能用言語表示的希求。但是我仍不能說出金哥兒